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黑夜乌④

THE NIGHT ELVES

白昼永恒

黄颖翊◎著

拨开疑云迷雾，幕后主使悍然浮现，
背叛与忠诚，犹疑与坚定，怯懦与勇毅，
唯有在凶烈的焰火中淬炼方达至臻完善的境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少儿幻想小说新高峰，恢宏史诗书写成长传奇

如果命运的注定这样选择，
就让所有的艰难都压负在我的肩头。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黑夜鸟

THE NIGHT ELVES

4

白昼永恒

黄颖墨◎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夜鸟. 4, 白昼永恒 / 黄颖墨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10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ISBN 978-7-5148-4094-0

I. ①黑… II. ①黄…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0725 号

HEIYE NIAO 4
BAIZHOU YONGHENG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编 著: 黄颖墨

美术编辑: 高 煜

插 图: 核神父

责任印务: 刘宏兴

责任编辑: 冯 臻

封面绘图: 古戈力

责任校对: 刘成聪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 编 室: 010-57526070

传 真: 010-57526075

编 辑 部: 010-57526286

发 行 部: 010-57526568

网 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8.5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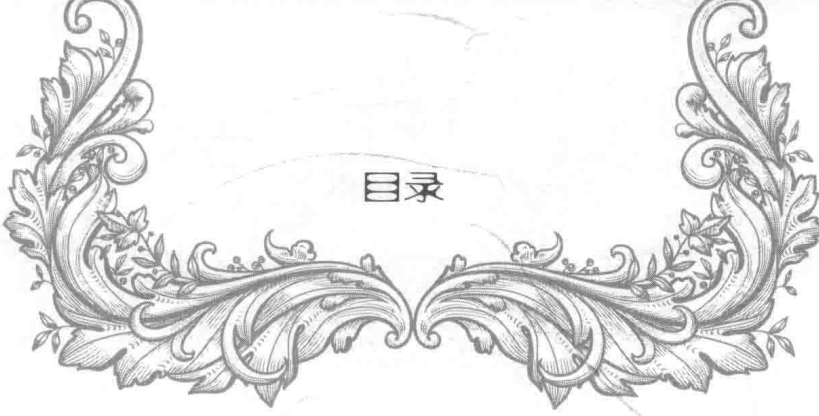
字数: 269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ISBN 978-7-5148-40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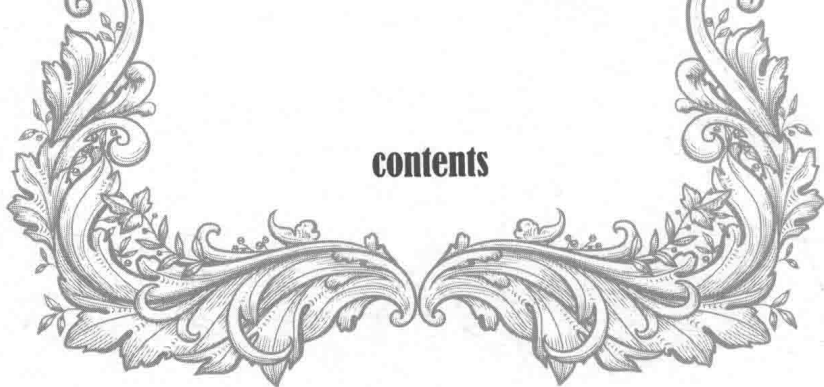
定价: 30.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0)



目录

001	序章1	黑暗深处
007	序章2	被封印的神祇
011	第一章	回到盛夏城
023	第二章	不在地牢里
035	第三章	以昇日神之名
047	第四章	长满了脓包
059	第五章	追踪而至
072	第六章	谜语和预兆
084	第七章	南采的小屋
096	第八章	三座星石火塔
110	第九章	神秘的星光
122	第十章	很多个自己
134	第十一章	海妖的囚徒



146	第十二章	落日之战
161	第十三章	上古陨落
172	第十四章	白昼暗箭
184	第十五章	预言者之死
196	第十六章	不告而别
208	第十七章	新的沃之野
220	第十八章	时间的巫法
230	第十九章	一个人出走
242	第二十章	失踪的身体
253	第二十一章	苍恶的心
263	第二十二章	山林之眼
274	第二十三章	最后一次狩猎
285	第二十四章	成为牧夜神



黑暗深处

黑暗无声无息地弥漫，把冰雪覆盖的山道、枝叶虬结的树木连同山林最深处的秘密，都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蜀离夜巫停在一棵古泉树下，从黑色斗篷的兜帽下窥视着黑暗的深处，心里不禁想起了千厌的传说。

流传在绝境山脉的传说中，千厌是个嗜秘密如命的妖怪。它从一个巨大的秘密中诞生，模样十分怪异，长着一张咧到后脑勺的阔嘴，没有脑袋和四肢，看上去很像一面鼓。夜夕族人总在呼努节的庆典上，为孩子们捏一些千厌造型的甜薯树莓黏糕，寓意他们成为光明磊落的人，不要在肚子里藏太多秘密。因为传说千厌能从很远的地方嗅到秘密的气息，它们会悄悄地盯着那些藏着秘密的人，趁他们不留神时把秘密从他们的心里抢走，一口吞进自己的肚子，然后紧紧地闭上阔嘴，再也不肯将秘密吐出来。

但就算面前坐着一只山包大的千厌，蜀离夜巫也会毫不畏惧地闯进它的肚子里。他抖落满身的雪花，一步步走入了黑暗的包围，逐渐感觉到一股寒意像锥子般撬开了他的骨头缝。

是夜霾带来的寒冷。不过夜巫从不畏惧霾寒，他们习惯了与黑夜的阴冷为伍。蜀离夜巫边走边凝望黑暗的深处，从宽大的巫袍下伸出手掌，轻声念起一道咒语，无数道微光霎时穿过山林，从枝叶、泥土和溪流中飞入他的掌心，在那里汇聚成一团萤火般的光芒。

他举起手心里的“夜巫之光”，继续往遥远森林里走去，黑暗很快就吞没了他包裹在黑色巫袍中的身影，而与此同时，他手掌上的萤火绽放出

了更明亮的光芒。

“大夜巫，请你再斟酌一下！”一个忧心忡忡的声音忽然在他背后说道。那是胖胖的恰南夜巫，他站在光亮与黑暗的交接处，饱满的脸颊被一道光影划分成明暗两半，使得他看上去不像过去那样温和，显得格外惊惶不安。

“我已经斟酌得够久了，”蜀离夜巫回过头叮嘱，“保管好夜巫指环，万一我——没有回来，由你接替我成为大夜巫，守护夜夕呦。”

“沉睡的夜夕呦。”恰南夜巫喃喃说。

“是啊，沉睡的夜夕呦！这就是我必须去黑夜岛的原因，我不能眼看着我们族人一个接一个陷入沉睡，却什么都不做。”

“我可以替你去黑夜岛，你该留下来等龙坎，也许用不了多久，他和半月部落的预言者就会带回来好消息！”恰南夜巫仍没有放弃说服他的希望。

“我们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吗？我不会让你替我去冒险，我的疑问应该由我亲自解开。”

“但是遥远森林里太危险了，我担心你会……”

“好了，恰南夜巫，你很清楚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蜀离夜巫打断他说，“过去的几个月你一直在想方设法地阻止我，所以我们等过了一场又一场风雪，但是最近情况越来越糟，连年轻的夜巫们也开始陷入沉睡，先是阿哑，接着是狡日，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如果连你也……情况就更糟了！”恰南夜巫嘟囔。

“如果庇护不了族人，夜巫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蜀离夜巫反驳，然后不容置疑地决定，“再往前就是遥远森林，我们按照计划在这里分别吧，接下来就让我一个人进入黑夜岛。”

恰南夜巫十分无奈，他低声叹息了一下，缓慢地往后退去：“那好吧，大夜巫，你一路上务必小心，愿山林母亲眷顾你。”

蜀离夜巫也用夜巫的方式回礼，然后转身没入密不透光的黑暗帷幔中。一年多以前，他和龙坎一起来过这里，现在他凭着记忆翻过夜霾沉沉的山谷，穿过散发出死亡气息的沼泽，在埋葬前任大夜巫的地方——那里



已被黑色的苔藓覆盖——默然驻足了片刻，缅怀那位深受夜夕族人爱戴的老人，才继续朝着黑暗的深处前行。

他绕过闪烁着淡淡银光的溪流，进入了遥远森林的黑暗腹地。不知生长了多少个千纪的树木，在他头顶上撑开了宏伟的树冠，用层层叠叠的黑色树叶遮蔽着山林上空。蜀离夜巫举起“夜巫之光”照亮头顶的枝叶，发现那些黑色的树叶越往高处就长得越大，从巴掌大小变得如同蒲团般巨大。低低的树歌从枝叶和树干上传来，如同母亲在孩子床边的哼唱，又像是睡梦中甜美的呢喃，让蜀离夜巫不知不觉地泛起睡意，脚步也渐渐变得迟缓和踉跄。

他像个梦游者一样穿过生长着藤蔓的密林，麻木地踏入了溪流之中。冰冷的溪水让他打了个激灵，顿时从昏沉中清醒过来。

蜀离夜巫意识到遥远森林里的树歌正在催眠他，连忙哼唱起一支隐含着巫法的高亢曲调，声音在黑暗的山林里一响起来，呢喃般的树歌立刻变得低迷下去，几乎一点也听不到了。

这让蜀离夜巫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他停止哼唱，侧起耳朵细听，发现树歌再也没有传来。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随着牧夜神的沉睡，遥远森林的力量正在变得衰弱。

他心里充满了不安的感觉，“夜巫之光”因此也变得微弱了许多，眼看就要在夜霾中熄灭。黑暗的地面上，窸窣窸窣的声音在他脚边响起来，似乎有成群的苔蟥团团围住了他。他急忙念起巫咒，从泥土、溪流和枝叶中召唤出光芒，让“夜巫之光”重新变得明亮起来。

蜀离夜巫用“夜巫之光”照亮地面，围过来的苔蟥顿时慌张地从他脚边爬开，躲藏到满地大小不一的黑色落叶下。蜀离夜巫盯着地面看了一会儿，俯身拾起一片蒲团般的黑色落叶，然后仰头望向树冠。在他头顶上，一片黑色的树叶旋转着掉落下来，一点针尖般的微光如同水珠渗过瓦罐上的裂纹，从树叶落下的地方钻进了密不透光的山林。

蜀离夜巫的心往下一沉，他怀疑过去的无数个千纪，遥远森林里的树木从不曾落叶。这些黑色的树叶一旦落光，遥远森林里的黑暗将彻底消散，那时黑夜岛也许会不复存在。他决定抓紧时间赶往黑夜岛，不再耽





搁。如果能尽快解开那些萦绕在他心头的疑问，或许能够阻止最可怕的灾难来临。

他在黑暗中匆忙赶路，不知道踽踽独行了多久，才终于看到黑暗最浓稠的地方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微光。他想起龙坎描述的景象，意识到那是星石的火光。黑夜岛上遍布着星石，而那是死去的黑夜鸟的眼睛。

蜀离夜巫疲倦的精神为之一振，加快脚步朝火光走去。但他才刚走出没多远，脚下忽然往下一陷，顿时困在了一片潮湿的沼泽里。他举起“夜巫之光”照亮沼泽，看清了四周的景象后，只觉得头皮阵阵发麻。黑暗的沼泽里困着许多挣扎的人影，他们不停地在泥泞下发出痛苦的呼号，却怎么也挣脱不出来。

蜀离夜巫盯着沼泽里的人影，想起了夜妖的传说。在有些关于夜妖的传说中提到了浓雾，还有一些把夜妖描述成具有人形的怪物。

浓雾——浓稠的黑暗——具有人形的夜妖——他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头脑中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来。如果这个想法没错的话，他就可以打开一连串疑问锁链中重要的一环。

他兴奋起来，恨不得立刻给恰南夜巫送一只蜂鸟，告诉他自己的发现。但就在他向山林母亲祈祷，让他找到一只蜂鸟时，好几只爬满苔藓和甲虫的手臂，悄无声息地从背后伸过来，用长出蜷曲藤蔓的手指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整个拽向了泥泞里。

蜀离夜巫跌倒之前，晃动手里的“夜巫之光”照向那些想抓住他的人影。沼泽里的人影大概困在黑暗中太久，变得十分惧怕光亮，他们慌忙从蜀离夜巫身旁退开，埋头沉入了沼泽。然而泥泞下仿佛有股巨大的吸力，把蜀离夜巫使劲往下拖拽。他挣扎着站起来，想抓住从树枝上垂下的藤蔓。但他的每一次努力，都只会让他陷得更深，腐臭的泥泞一点点吞没他的身体，渐渐盖住了他的脸。

不久后，他就像其他困在沼泽下的人影一样，只能勉强露出手臂。“夜巫之光”逐渐暗淡下去，仿佛一只夜蝶落在他的手心。当最后一点微光熄灭，蜀离夜巫如同被困的野兽般呼号起来。但就在他闭上眼睛，即将彻底被沼泽吞没时，黑暗中忽然走出了一头古怪的猛兽，瞪着流淌着熔岩



的眼睛，低头注视着他。

“乌——”蜀离夜巫用尽最后的力气，在沼泽下微弱地呼喊。

乌迟疑了一下，缓缓地朝蜀离夜巫走去，就在这时，剧烈的震颤忽然从大地深处传来，让整个黑夜岛都为之摇晃不已。



被封印的神祇

“那亚——哈——库索——，尼古——乌拉诺——”

羲罗心不在焉地张嘴，并没有从喉咙里发出声音。不过谁也没觉察出她在走神，夸炎族人的歌声在激烈的鼓点中响彻了天际。

拜火节歌谣此刻正唱到“永恒白昼”的段落，歌里描述了永不消逝的白昼降临大地的景象，白昼的灼灼光芒照耀着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黑夜的暗影被彻底驱散，羿日神成为了大地唯一的主宰者。围着神树歌唱的夸炎族人受到这段歌谣的鼓舞，个个都热血沸腾起来，脸上出现了一种陷入狂热的神情。

羲罗喜欢拜火节歌谣，却不喜欢这个段落，歌谣里渲染的狂热让她感觉到恐惧。她假装十分投入地歌唱，但不时地用余光偷看人群当中的夸炎首领，越想心里越不服气。

拜火节的祭祀分明已经结束，羲芒还因此受了伤，夸炎首领却在拜火节最后一天的清晨，让腿伤还没复原的羲燧代替羲芒，带领着另一群祭祀者进入了火山。羲罗只不过打听了一句，就受到了夸炎首领严厉的训斥。

羲罗愤愤不平地跟着人群摇摆身体，趁着夸炎首领带领着族人高举起臂膀，发出胜利的欢呼时，弯腰钻出人群，七拐八拐地绕过几幢红色的石头房屋，悄悄溜到安静的村落背后。

看四周没人，她一弯腰溜进了犄厩。浑身覆盖着雪白鳞片的白璃一看到她，立刻亲热地凑上来，用长着一对褐色长角的额头轻轻抵住她的肩膀。

“你想偷偷去白昼火山里瞧瞧吗？”羲罗在白璃的耳边嘀咕。

白璃把一团炽热的烟雾喷在羲罗的脸上，喉咙里发出了低沉的吼声，似乎不太赞同羲罗的主意。“我知道只有祭祀者才被允许进入白昼火山，但我们不会走得很远，只是在白昼火山的入口瞧一眼，不会有人发现的。”羲罗用讨好的声音说。

白璃歪着脑袋看了看羲罗，然后打了两个响鼻，看起来有点动摇。

“就知道你会赞同！”羲罗摇晃了一下白璃的褐色长角，俏皮地甩了甩满头的辫子，“我们走吧。”

她爬上鲛背，悄悄地溜出村落，跟着祭祀者鲛队的足迹朝白昼火山走去。“他们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她在鲛背上眺望白昼火山的方向，嘴里忍不住自言自语。祭祀者出发前，领头的羲燧第一次被允许进入禁室，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出来以后他的表情十分凝重，仿佛除了祭祀之外，还肩负着别的更重要的任务。

羲罗远远看到黎明时分出发的祭祀者已经抵达第一座火山脚下，很快就将进入连绵的白昼火山之中，心里顿时有点着急。“白璃，我们得快一点赶上他们！”她忍不住催促。

白璃迈开了步伐，在炙热的大地上飞奔起来，鼻子里喷出一团又一团黑色的烟雾，直到累得喘不过气来，才逐渐放慢了脚步。

羲罗让白璃跟着祭祀者的鲛队，但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她早就忘了自己对白璃说过的话，抵达了第一座火山脚下，又驱赶着白璃朝第二座和第三座火山脚下走去，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白昼火山的深处。

为了不让祭祀者发现，羲罗不时让白璃绕到红色巨石的背后，等祭祀者的鲛队走远了才溜出来。她一路躲躲藏藏，发觉自己已经进入白昼火山的深处后，顿时兴奋起来。

不过，白璃有些不安，一直对羲罗发出警告的低吼。

“我们违反了禁令，不如再走近一点，看看祭祀者在熔岩瀑布下跳舞吧！”羲罗贪心地说。

白璃仍然焦灼不安，恨不得马上离开那里。

“我们看完祭祀者跳舞就走，我保证。”羲罗安抚着白璃。

她很理解白璃为什么不喜欢待在白昼火山里，穷鲛明明喜欢炽热



的地方，而这里仿佛连空气中都流淌着岩浆，就连挂在她胸前的火焰之花也变得更绚烂了。

羲罗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舒适极了，她从小就比其他族人更酷爱熔岩的气息。她一直向往着白昼火山，总是听到族人们描述里面的景象，却还没机会进入那里。只有年满十六岁的夸炎族人才能被选为祭祀者，去熔岩瀑布下跳祭祀的舞蹈。

火山的环抱之中，道路越来越崎岖难行，祭祀者的觐队有时要爬到高耸的火山口，从岩浆喷出来的地方绕过，有时要下到火山脚下，从布满熔岩湖泊的岩洞当中穿过。在那些沸腾的湖面上，火蝙蝠成群结队地飞舞着，从翅膀下洒落暗红色的余烬。拖着耀眼尾翎的吉光鸟不时从岩浆中钻出来，在湖边梳洗它们纯白色的羽毛。

觐队穿过了连绵的火山群，直到抵达其中最庞大的一座火山脚下才停下来。那座火山上悬挂着一道十分壮观的熔岩瀑布，火红色的岩浆从火山口倾泻而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祭祀者们纷纷跳下觐背，围绕着瀑布汇成的湖泊跳起了祭祀之舞。羲罗为了看得更清楚，把白璃留在了岩洞里，独自溜到一块红色岩石的背后，趴在那里张望。她在祭祀者中寻找羲燧的身影，但是发现羲燧没有跟大家一起跳舞。他悄悄地离开了祭祀者，沿着一道阶梯爬进了火山口。

羲罗有点惊讶，不过马上就明白过来，羲燧果真肩负着秘密任务。她对羲燧的任务充满了好奇，忍不住冒着被发现的危险爬上了石阶。她一进入火山口，就看到了羲燧的背影。他进入了火山里面，又沿着一道往下的台阶走去，最后停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上。

羲罗为羲燧捏了把汗，差点发出声音提醒羲燧，因为沸腾的岩浆几乎就在他的脚边翻滚。但羲燧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危险，他跪倒在岩石上，从火冰石盒子取出了一块石头，虔诚地高举过头顶。

石头被黑色的雾气和淡淡的星光包裹着，看起来很像一颗心脏。

“拿夏莫乌地——哈为图——罕夏莫达——（以牧夜神的名义，解除封印。）”羲燧紧接着又念起了一个羲罗从没听过的上古咒语。

羲罗从没听说过祭祀当中有这个环节，她在台阶上探出身体，想看清



楚羲燧在做什么。咒语刚一念完，黑色的雾气和星光就从石头上流淌出来，洒在沸腾的岩浆上。岩浆里渐渐显现出一个怪物的形体，它浑身流淌着熔岩，额头上长着弯弯曲曲的角。怪物发出了一声低吼，想伸手抓住那块石头。

“羲燧，你不能把那个怪物放出来！”羲罗惊恐地喊道。

羲燧全神贯注地盯着熔岩下的怪物，一点也没有听到羲罗的喊声。石头从他举着的手里飞了出去，但就在熔岩下的怪物即将够到它时，怪物的形体渐渐沉入熔岩当中。怪物愤怒极了，在熔岩下发出了可怕的嘶吼，让整座火山都微微地摇晃起来。

“羲燧，那是龙吗？”羲罗害怕得瑟瑟发抖，她的脚一滑，顿时从台阶上滚了下去。

“羲罗！”羲燧猛然回头一看，吓了一大跳，惊慌失措地想伸手抓住她。但他只来得及抓住羲罗的皮背心，羲罗则尖叫着掉进了沸腾的熔岩里，混乱中抓住了那枚心脏形的石头。

羲燧看着羲罗和黑色石头消失在熔岩下，目瞪口呆地瘫倒在岩石上。就在这时，整个白昼火山都猛烈地震颤起来，熔岩的中心渐渐涌现出一个缓慢转动的旋涡，旋涡当中，一个以火焰为裳的女孩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托了起来。她赤脚踩着熔岩向羲燧走去，看起来酷似羲罗，却又不太一样。她的脖子以下布满了火焰状的鳞片，额头上长着一对嶙峋的角。她走上台阶，赤脚经过的地方，左边开出了绚烂的火焰之花，右边留下了一道熔岩的痕迹。

“羲罗，是你吗？你怎么，怎么变成了这样？”羲燧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是羲罗，”从熔岩的旋涡里走出的女孩站在羲燧面前，威严地说，“我是羿日神。”



回到盛夏城

龙坎一回到野狐林，就闻到空气中有火焰的气息。

在海之沫找回幽魂失去的记忆后，他的脑子就一直被幽魂最后说的话占据着。夜神的封印和永恒的白昼，他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这两件事，不过他还没找到机会问幽魂，恼羞成怒的海之沫首领就把他们从海之沫赶了出去。

他们被扔到摇晃的小船上，由一头很不友善的精卫看守着。海之沫男孩东禹这时忽然跑来告诉他们，嫫姜没有被准许离开海之沫，她想出的所有谜语都被侏儒猜了出来。

在东禹的帮助下，他们隔着囚笼见到了嫫姜。龙坎想走近一点跟嫫姜说话，看守他们的精卫立刻就露出了发怒的征兆。龙坎被精卫鼓起的眼珠盯得发毛，只好讪讪退开。

“别担心我，”嫫姜抓着囚笼栏杆说，“我会想办法离开这里的。”

“我们在礁石岸边等你。”龙坎远远地告诉她。

“不，你们要赶回去找麻雀和洛黄，我看到他们有危险，”嫫姜坚定地摇头说，“我是预言者，知道应该怎么找到你们。”

龙坎虽然不愿意扔下嫫姜，但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听从预言者的意见。因此他和幽魂一回到礁石岸上，就用掉了最后一枚火种，急匆匆离开了那里。

“麻雀！洛黄！我们回来了，你们在哪儿？”他踩着野狐林里吱嘎作响的落叶喊道。

星狼的听觉十分敏锐，如果灰隼在附近，应该早就冲了出来，周围却没有狼群的动静，也看不到麻雀和洛黄的踪影。龙坎想到嫫姜的话，心里



感到很不安，听到一声爆栗子般的脆响从野狐林的另一边传来时，猛然跳了起来朝声音的方向跑去。

他穿过一条弯曲的小径，绕到了落光叶子的酸枣树下，硬生生地在那里停住了脚步。响声是一根着火断裂的树枝发出的，在他面前，大半片野狐林已经陷入熊熊的火海之中。黑红色的火影如同一群邪恶的蝙蝠，张开炙热的尖牙从树枝上朝他扑来，他不得不用斗篷遮挡着脑袋往后退，跟尾随而来的幽魂撞了个满怀。

“是火种，有人来过这里。”幽魂望着火光中的野狐林说。

“嫫姜说麻雀和洛黄有危险，他们一定在树林里！”龙坎跳起来，向着火的树林里冲去。

“冷静点，龙坎！”幽魂一把拖住他，“你这样闯进去，没等找到麻雀和洛黄，就被烧成了一块焦炭！”

龙坎冷静下来，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马上打开鹿皮背囊，从里面取出一件不起眼的灰斗篷，展开轻轻抖了一下，灰扑扑的旧斗篷瞬间变成了耀眼的火红色。

“差点忘了我有火浣布斗篷。”他一钻进斗篷，就急匆匆走入了火影憧憧的树林。

“龙坎，我跟你一起去！”幽魂大声喊道。

“不用了，你留在这儿等我，我会把他们带回来的。”龙坎在斗篷下回答。

“那好吧，你自己小心。”幽魂叮嘱他。

龙坎跨过地上的树枝，继续在火焰中穿行。有好几次他把倒塌的树干看成了躺在地上的人影，瞬间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冲过去以后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他把每棵噼啪燃烧的树下、每块着火的地方都找了一遍，发现麻雀、洛黄和狼群全都不在里面，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开始穿过火光往回走。

幽魂一看见他，就远远地问道：“你找到他们了吗？”

“他们和狼群都不在里面。”龙坎冲出火焰，揭开了斗篷说。